

曹聖芬的筆底春秋

由官邸侍從到報人傳奇

●王成聖（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）

出身世家攻讀新聞

曹聖芬（一九一二年—二〇〇三），一代新聞巨擘，早年為老總統蔣中正的中文秘書，後來進入中央通訊社任記者編輯，來台後任中華日報社長、董事長，中央日報社長、董事長，兼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。

曹聖芬，字欽吉，晚年署雙清老人，湖南益陽人，一九一二年七月生於益陽縣境資江邊上的千家洲。祖居原在河南長葛，明末遷往江西，再遷來湖南益陽，累世以務農為業，祖先刻苦起家，到了第十代曹東塘已累積不少田產，成為當地富戶。曹東塘的兒子曹拓林承繼父親豐厚的祖產，不再從事農作，督教子孫勤習詩禮，並在老屋附近興建新廈，除供子孫居住外，

還設了族學，凡曹姓子孫皆可入學，曹家文風，在曹拓林手中逐漸興起，曹拓林的兒子曹碧潭開始讀書，通經史，愛文學，以教育子孫為樂，其次子曹揚琰，早歲入學，專心讀書，為千家洲曹姓列名縣學的第一位。十年後，曹聖芬的父親曹承緯，字筠生也入學食廩，曹家讀書風氣漸盛，遂成耕讀之家。

曹筠生為曹碧潭長孫，曹學海的長子，由叔父曹揚琰指導發蒙，稍長進入龍洲書院和箴言書院讀書，擅詩能文，食廩不久，清廷廢科舉，無法仕進，另行創業。此時洞庭湖中有大片新生地，遂與友人合作，築堤圍院分得洞庭湖新生地二百餘畝，靠收租穀維持生計。民國成立以後，曹筠生不再謀職，在家督教子女，生有曹聖芬兄弟姊妹九人，四人夭折，成長者只有

五人，長兄曹伯英，字員士，號石公，湖南優級師範國文系畢業，任小學校長及中學教員，四兄曹士藩，字鴻吉，七弟曹哲荃，字成吉，曹聖芬排行第六，字欽吉。

一九一八年（民國七年），曹石公應聘任當地蘭溪小學校長，六歲的曹聖芬被送入蘭溪小學寄宿讀書，隨兄習作文，隨其他教員習數學，八歲時轉學考入縣立第一高小，開始研習史地、英數、修身，由於程度不足，聽不懂老師講課，加之是年冬，其祖母及二姊病逝，請假三週，回校後，對功課更摸不著頭腦，以致被留了一級。十歲後，智慧漸開，福至心靈，老師所講全聽得懂，又肯用功，成績名列前茅。

一九二六年夏，高小畢業，由長兄帶領赴省城長沙，考進著名的湖南私立明德中學，入校後逢中共策動，明德中學成了

中共攻擊的目標。翌年，學校時常停課，學生被編成小組分遣至農村宣揚「革命」，曹聖芬也去過農村幾次，但對「革命」不甚了了，五月二十一日，湖南軍人突起而反共，大捕共黨分子，是為「長沙馬日事變」，嗣後歸於平靜，曹聖芬才能安靜的讀書。

一九二八年，曹聖芬由明德中學二年級轉入兌澤中學，跳了一級，讀到畢業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高級中學，進入高中，曹聖芬成了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，每學期成績均在前五名，依校規免繳學費，成為一種榮譽。一九三三年畢業，考進國立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（國立政治大學前身），入學時選讀法律系，三年級時轉入新成立的新聞系，於一九三七年夏畢業，為新聞系第一屆的畢業生。

採訪傑出進入中樞

畢業後一個月，曹聖芬進入中央通訊社為實習記者，同年七月七日，發生廬溝橋事變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，九月，中央通訊社總社西遷長沙，成立長沙分社，曹聖芬擔任長沙分社編輯，負責整理新聞稿，分社主任唐際清見他文筆頗佳，即出專

題，命他前往採訪，撰寫專稿發送客戶。一九三八年春，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率團赴廣西考察省政，長沙分社曹聖芬為隨行記者，這是他獨當一面的開始。

訪桂行程中，曹聖芬沿途撰稿，報導廣西的山川、人物、政風、民情、民團組織及交通建設，刊載長沙及武漢各報，廣受矚目。一九三八年下半年，中央社成立桂林分社，曹聖芬被派往桂林仍擔任編輯。一九三九年九月，應同學蕭自誠之邀，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任秘書，從此踏入中樞，成了「大內」人物。

在侍從室，曹聖芬負責整理委員長講稿，隸屬第二處第五組，追隨文章高手陳布雷。蔣委員長在各種黨政軍訓練場所講話，均由蕭自誠、曹聖芬兩人整理成文章，初期難免手忙腳亂，後來漸入佳境，做起來得心應手。一九四三年蕭自誠奉調黨政高級班受訓，陪同外賓晉見委員長的工

極佳，不知係何人整理，由於過去的文稿，例由蕭自誠以秘書名義署名呈核，不列曹聖芬之名，故而陳布雷有此一問。蕭自誠外調受訓後，蕭的工作即由曹聖芬全部接替，整寫的講稿，很得陳布雷賞識。

侍從室蔣中正的秘書分為三線，機要、新聞言論、翻譯。機要秘書包括俞國華、周宏濤、沈錡、孫義宣、陳叔同等，後來這些人都在政府財經部門工作，以浙江人居多。新聞言論秘書依序為蕭乃華、蕭自誠、曹聖芬、唐振楚、秦孝儀、楚崧秋，這些人後來進入新聞文化界，以湖南人居多，且多為政治學校畢業。翻譯秘書包括李惟果、邵毓麟、沈昌煥、沈錡、沈劍虹、錢復，以姓沈的居多，留美的居多（僅沈錡為印度博士）。

其實早在一九三八年年初，曹聖芬即有機會進入侍從室工作，蕭自誠派他的政大同學趙炳娘曾由武漢統帥部親至長沙，邀他到侍從室。這條路當時被視為登龍的捷徑，曹聖芬卻予婉拒，他對趙說：「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戰爭，個人的得失何足計較？只是我自知性格憨直、倔強，難受拘束，不適於機要工作，恐為他引薦之累，請替我婉謝。」後來在桂林分社的編輯

工作，屬於靜態，沉悶枯燥，適逢蕭自誠二度來邀，結果還是到了侍從室。

在重慶委員長侍從室，曹聖芬經歷了幾次敵機大轟炸，投下大量燒夷彈及炸彈，煙塵滾滾，火光熊熊，親朋好友，瞬間生死，心理的恐懼，遠大於肉體的折磨，最可怕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的大隧道慘案，是下水道改成的臨時避難所，敵機來襲，幾萬人湧入隧道，空襲警報發出後四、五個小時沒有解除，悶死了四、五千人，這事給曹聖芬很大的刺激，很想上前線持槍殺敵。一九四三年蔣中正號召青年從軍，侍從室卅歲以下青年，個個躍躍欲試，曹聖芬為其中之一，可惜只有兩個名額，曹聖芬抽籤未中，心頭十分懊喪，便在中籤同仁的紀念冊上，大發牢騷，陳布雷獲悉，特別把他叫去安慰了一番。

隨蔣中正南北奔波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抗戰勝利，身為侍從秘書的曹聖芬，一直隨蔣中正奔波於西北、華北、中原、華東、東北各地，所到之處認識許多軍政高級幹部，而有以下的感慨：「各地高級幹部，大抵皆狃於對日抗戰之暴勝，以為中共不足平，而有逸樂

之心。文官則酒食徵逐，求田問舍；武官則棄軍事於不問，而務興學校，辦報紙，

下正者走私牟利，生活糜爛，無所不至。風氣之敗壞，以東北行轅為尤甚！昔曾胡選將，取剛毅木訥之人，其巧言令色，紛心外務，交結士大夫以延虛譽者，斷然去之。用能平定洪楊，而成中興之業。抗戰勝利之後，軍中風氣，一反此道。風氣之敗，大亂之階也；及道德隄防崩潰，雖有大力，莫能挽之。雖然，文正有言曰：『風氣之厚薄，視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。』方面之任，苟得其人，則一地一區之內，風氣之薄者可厚，人心之靡者可振，由是而陶鑄無數之人才，國家取用無窮矣。

曹聖芬的感嘆沒錯，剿共局勢在幾次大仗之後，迅速逆轉，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，蔣中正在南京宣布引退，隨即轉往溪口，國事由代總統李宗仁全權代行。五月底，大陸局勢已不可收拾，蔣中正於五月廿五日由象山港登太康艦，直駛上海，召集團長以上幹部講話，曹聖芬隨行。二週後，蔣中正改乘江靜輪赴舟山群島，又乘艦到過馬公、高雄等地，直到六月底才在台北安頓下來，這兩個多月，行程

全部保密，曹聖芬的家人根本不知他身在何處。

接著上海、廣州相繼失陷，七月，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，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之邀，前往訪問。十月，代總統李宗仁電邀蔣中正赴重慶共商國是，此時，共軍正傾全力攻川，十一月十三日，蔣中正飛抵重慶，李宗仁卻由桂林飛往南寧，返渝無確期，接著轉往香港割治胃疾去了。蔣中正在重慶、成都住到十二月初，共軍已兵臨城下，始乘機飛抵台北，在這段艱險困苦日子裡，曹聖芬均在蔣中正左右。這段追隨領袖的艱苦歲月，曹聖芬早年曾將此段「從溪口到成都」的經歷，撰寫成文，交中外雜誌發表，今特將此文重刊於本文之後，以饗中外讀者。

身為最高領袖的侍從秘書，身居青雲，自然是一名機要，然而曹聖芬始終緊守本分，把自己定位為幕僚，善盡職責，從無有朝一日「平步青雲」的心態，他說：「在校長（蔣中正）身邊工作，要抱定一個態度，就是無苦不吃，無氣不受。」他把吃苦受氣當作常態。這跟時下若干「秘書」拿著「雞毛當令箭」，頤指氣使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。

接長中華中央兩報

一九五二年，他的老師馬星野出任中央日報社長，邀曹聖芬任副社長兼總編輯，獲蔣中正允許後，重回新聞界。翌年，由蔣中正資助赴美留學，入密蘇里新聞學院研究兩年，返國後，於一九五五年接任中華日報社長。是他擔任主管的開始。在任五年，開源節流，振奮士氣，慘澹經營兩年，漸有盈餘，乃清償債務，重建新社址，改良印刷，興建員工宿舍，奠定中華日報優良發展的基礎。在中華日報，曹聖芬堅持黨的立場，弘揚三民主義，鼓吹民主法治，強化民主政治的基礎。

一九六一年，中央日報社長胡健中辭職，蔣中正派曹聖芬繼任社長，接辦中央日報，曹聖芬堅持五項重點：1. 拒絕黃色新聞。2. 正確第一，錯誤一定要更正。3. 重視言論——是非非，無懼無私。4. 重視國際新聞。5. 重視副刊——中正和平，樂觀奮鬥。

這些原則迄今仍擲地有聲。現在部分媒體為了刺激銷路，誨淫、誨盜、誨賭、誨迷信，走煽色腥路線，以挖人隱私為樂，把社會人心攪和得七葷八素。更有甚者

，以捕風捉影，推測之詞作為新聞，以假亂真，像烏賊一樣，在版面上用墨汁掩蔽真相。

所以曹聖芬對新聞正確的堅持，對煽色腥的厭惡，風簷展卷，令人不勝追慕。

正派辦報有為有守

曹聖芬擔任中央日報社長十一年，為該報在台灣的全盛時期，讀者眾多，發行量廣，執台灣報業牛耳，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當時均不能望其項背，尤其該報副刊，以選稿嚴謹，不講情面，唯稿是問著稱，以致作家以作品能刊登中副為榮。當然，那時的中央日報不僅副刊獨占鰲頭，專欄、方塊亦膾炙人口，新聞報導尤重確實、平實、絕不渲染煽動，成為社會正派的象徵，家長可放心的讓子女讀報，而不必擔心遭到精神污染。這是曹聖芬辦報最令人稱道的地方。

一九七二年六月，曹聖芬升任中央日報董事長，社長一職由楚崧秋接任，楚崧秋是他在侍從室的後進，同為湘籍，辦報理念相近，兩人共事合作無間，使中央日報繼續保持龍頭地位。直到一九八五年，曹聖芬轉調中央通訊社董事長，才離開中

央日報，加上前時擔任副社長兼總編輯三年，他在中央日報服務共達二十七年，把人生最精華的時段獻給了中央日報。

曹聖芬中文修養深厚，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，英文亦佳，的確具備辦報的長才。他除對辦報具有狂熱外，尤其熱愛圍棋，早在南京讀大學時，即開始學下圍棋，後來在侍從室公務繁忙，行色匆匆，無暇下棋，真正遊戲棋枰，還是服務中央日報時期，五十年代初期，台灣棋運蓬勃發展，圍棋社、圍棋雜誌及圍棋專著紛紛成立，每有新書，他必購一冊，下班回家，必到書房照書排列棋譜，研究一番。由擺棋譜逐漸找人進行實戰，和他下棋最頻繁的是中央日報總主筆仲肇湘，每週三主筆會議之後，兩人必對弈一局，前後八年，多達四百餘局，勝負各半，惟每次對弈，曹聖芬勝負心重，殺伐力盛，而仲肇湘和平穩重，無劍拔弩張之勢，偶有失著，退能固守，故敗亦有限，就棋論棋，仲肇湘實棋高一著。

個性耿直不講情面

一九九〇年，曹聖芬自中央社退休，歸隱林下，悠遊歲月，二〇〇一年中風，

健康受損，延至二〇〇三年六月一日辭世，享年九十一歲。夫人熊文黛女士，與他於抗戰後期在重慶相識，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南京結婚，鴻案相莊五十餘年，感情彌篤，育有一子兩女，子曹志濤，美國加州大學臨床藥學博士，長女曹志漪，習美術，次女曹志漣習歷史，台大歷史系畢業後留美，現在從事寫作。

曹聖芬個性耿直，不講情面，進入新聞界以後，曾與好朋友發生誤會，被人稱「羞與為伍」，但他堅持對的一面，絕不妥協。在中央日報社長任內退過陳立夫的文稿，當時陳立夫以文言文寫了一篇黨國先進的革命軼事，由於文言文不合中央日報堅持白話的原則，毅然「璧還」，他的唯公是問，鐵面無私，已然「六親不認」的地步，因而得罪人是在所難免。

記者立品畏天敬人

但曹聖芬也有報人「威武不能屈」的正義感，一九五〇年他在中央日報總編輯任內，適逢某信用合作社發生倒閉案，受害人盈千累萬，且大多數為窮苦的公教人員，各報受限於當時客觀的環境，諱莫如深，獨有中央日報深入採訪，發現一批有

權勢的人在幕後操縱，於是詳加報導，一時轟動社會，法院立即採取行動，使債權人稍獲補償，幕後權貴多人受到制裁。曹聖芬如此大膽，實與他好「打抱不平」的個性有關。在中央與中華兩報社長任內，曹聖芬對於社會新聞的處理，堅持發表社會新聞，使犯罪者受到制裁，但極力反對洩露犯罪方法及治安當局緝捕犯人的計劃，他更反對新聞報導夾敘夾議，對嫌疑人作新聞審判。此外，曹聖芬更擬定「十步芳草」專欄，使人性的光明得以宣揚，引發社會看齊。這些想法與作法，是曹聖芬在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求學期間，受到前院長莫特(Dr. Mott)的啟發而來。莫特教授的美國新聞史與新聞原理，強調記者畏天敬人的觀念，他認為，強調新聞道德、培養記者畏天敬人的觀念、發揮愛心和理智，才能促成社會的進步。

曹聖芬雖自官邸出身，但對長篇大論的官方文章非常反感，所以也曾與兩位當時的得力幹部戴潮聲和陸以正商量，把官方文章摘要發表，騰出版面刊登重要新聞。他反對形式化的新聞，主張人性化，更主張言論要「言之有物、言之有據」。他的部屬曾言，在曹聖芬底下作記者並不容

易，因為他個性剛烈、要求嚴格，常批評記者知識不足、缺乏判斷能力，所以常常引起兩極反應。而他平日也很少參加應酬活動，曾有過兩年未請過客的記錄，這在逐漸奢靡的台灣社會，算是十分罕見。

一九七三年曹聖芬後來到政大兼課，因過度主觀而使得一位同學招致不幸，引起議論，這或許是他一生中一大遺憾。但一個人總難十全十美，就新聞專業而言，他是個在工作崗位非常盡心盡力的人物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